

汉语预期研究八十年:理论演进与未来展望^{*}

陆方喆

提要 文章梳理和回顾了自《中国语法要略》以来汉语预期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将汉语预期研究分为三个阶段:预期作为临时工作概念(1944 年—2003 年)、预期作为语言范畴(2004 年—2020 年)和预期作为认知范畴(2021 年至今)三个研究阶段,对每个阶段的代表性成果作了总结和评述。文章探讨了预期研究涉及的重要理论问题,包括预期的定义、类型、认知模型以及预期与意外、反意外的关系等,并且评述了语言学其他范畴研究中涉及预期的研究成果。最后对未来的预期研究提出建议和展望。

关键词 汉语;预期研究;述评;语言范畴;认知范畴

一 引言

预期是一种心理活动,本是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语言使用与心理密切相关,语言学家也将预期引入语言研究。我国学者很早就注意到预期在语言研究中的作用。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吕叔湘在《中国语法要略》(1944/1982:340)中就用“预期”和“跌出预期”解释转折句前后分句之间的语义关系。自 Heine et al.(1991)提出“预期”和“反预期”概念后,语言学界对预期的研究渐成热点,尤其在汉语学界,近二十年来,关于预期、反预期、意外等相关范畴的研究层出不穷。预期更是和叙实性、语用推理等一起成为近些年来关心语义解释的研究最常用的工作概念(张伯江主编 2022:10)。本文将回顾和梳理汉语预期研究历史和重要成果,包括与预期密切相关的反预期、意外、反意外等,总结汉语预期研究阶段、重要理论问题以及与其他范畴之间的互动,并对未来研究作出展望。

二 汉语预期研究阶段划分

目前已知最早将预期概念引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是吕叔湘先生,他在 1944 年出版的《中国语法要略》(1944/1982:340)关于转折关系的论述中提到:“凡是上下两事不谐和的,即所谓句意背戾的,都属于转折句。所说不谐和或背戾,多半是因为甲事在我们心中引起一种预期,而乙事却跌出这个预期。”这一观点提出至今已有近 80 年。我们可以根据研究者对预期认

作者简介:陆方喆,男,浙江宁波人,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湖北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国际中文教育,电邮:wubeilfz@aliyun.com。

^{*} 本文得到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后期资助)“基于预期的汉语句法语义与语用研究”(项目编号:HBSKJJ20233379)资助,承蒙《语言教学与研究》匿名审稿专家惠赐宝贵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识的不同,将 80 年来的汉语预期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①。这三个阶段是对预期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汉语研究者对预期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独立思考和理论构建的过程。

2.1 预期作为临时工作概念阶段(1944 年—2003 年)

在这一阶段,研究者注意到一些词汇义、结构义、本句语义无法充分解释,需要借助句外、语言之外或者说话者心理要素才能解释的现象,从而临时地借用预期作为一个工作概念和解释工具。因此在术语的选择上也五花八门,除预期外,还有“预料、意料、企望、常态、常理”等,与之相对的则是“出乎意料、意外、惊讶、异态”等。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复句的逻辑语义分析。邢福义(1985)把“轶出预期”称为“异态”。能不能加转折词与倚变的“常态”和“异态”有关。彭利贞(1997)认为,实际情况与人们的估计相左,或者事件的发展出乎原来人们的估计或预料也能用转折关系的复句来表达。

廖秋忠(1992:80—81)将连接成分分为顺接、逆接和转接。逆接又分为转折连接、意外连接和实情连接。其中意外连接指从上文所提供的情况或计划来看,下文所发生的事件太出乎意料,或出于常理之外,典型的关联词有“岂知、岂料、谁知、哪里知道”等。

二是副词的语义分析。朱德熙(1959)用“言者企望”解释“差一点没 VP”的歧义。马真(1983)用“预料”解释副词“反而”使用的语义背景。吴春仙(2001)把“反而”句的逻辑语义概括为:预期 A+结果 B。在对语气副词的分析中,学者们也大量使用“预期、意料、意外”等术语。王力(1985:177—180)认为“竟”表示某事出于意料之外,“偏”表示和说话人或对话人的意思相反或和感情相反。周兴志(1986)比较了“竟然”和“果然”的语义,并将其语义描述为“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

三是特定结构或句式的语义分析。比如动结式“VA 了”可以表示预期实现或者预期偏离(陆俭明 1989)。重动句(如“戴帽子戴歪了”)的功能是突出非预期性(项开喜 1997)。把字句可以表达动作或事件出乎说话人或者听话人的意料(沈家煊 2002)。

语序变化也反映预期表达的不同。俞咏梅(1999)指出“在石头上砍了一刀”这种句式可以表示预期,而“一刀砍在石头上”则可以表示非预期。辛永芬(2006)、李先银(2009)先后研究了“X+V”(多吃)和“V+X”(吃多)两种句法结构,两位研究者都认为“多、快、早”等形容词在前时表达的是预期的结果,而在后时表达非预期的结果。

在这一阶段,研究者对预期的使用还未上升到理论层面,只是从自己的语言直觉出发,借助预期及相关心理概念解释某些语法结构在语义和表达上的特点。虽然理论性和系统性不强,但已显露出预期这个工作概念在语法分析中的重要作用。

2.2 预期作为语言范畴研究阶段(2004 年—2020 年)

与第一阶段把预期当作解释语言现象的临时工作概念不同,第二阶段是将预期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探讨预期的定义、性质、来源,以及合/正预期、反预期、偏离预期等相关概念及其在语言中的表达手段。这相当于是把预期作为一种语言范畴进行研究。2004 年,吴福祥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试说“X 不比 Y·Z”的语用功能》。该文全面介绍了国外学者 Heine、Traugott、Dahl 等人关于预期信息、反预期信息、中性信息以及反预期标记的观点,概括了不同语

^①与姜毅宁(2023)对预期研究历史阶段的划分有所不同,本文是对吕叔湘(1944)至今约 80 年历史的划分。

言中表达反预期信息的常见语言手段,并证明“X不比Y·Z”是一种反预期结构式。语言中的反预期标记很多,容易引起研究者关注。吴文发表后,开启了汉语学界反预期研究的高潮,发现了一大批反预期标记,从结构形式看,有词汇、短语、句式等。重要成果如“连”字句(袁毓林 2006),副词“甚至”和“反而”(袁毓林 2008)、“还”(武果 2009;唐敏 2009)、“并”(尹洪波 2011)、“也”(张云峰 2008;陈鸿瑶 2010),连词“别看”(刘焱 2009)、“别说”(孙洪威 2013)等。

2014 到 2020 年,除继续进行个案研究外,也涌现出一些更具理论性和系统性的研究。陆方喆(2014)认为反预期标记是从语用角度分出的一个功能类,标示话语中某一信息与言谈事件参与者特定预期相反的语法手段。文章以现代汉语为例探讨了反预期标记的性质、特征和类别。谷峰(2014)对国内反预期标记的研究做了梳理,并指出当时研究存在的三个盲点:一是感叹句作为反预期表达的专门手段,二是反预期标记出现的语境,三是“标注反预期信息”与其他语用功能的关系。此外,还出现了有关预期和反预期范畴的博士论文,比如陆方喆(2015)、单威(2017)、邓霞(2019)、王林哲(2018)等。以上研究的特点是把预期、偏离预期、反预期、意外等视作一个语义语法范畴,整体考察其在现代汉语中的表达手段和语用功能。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预期的定义、性质、类型等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理论思考(详见下文论述)。以上研究大多离开了国外的理论参照,是针对汉语问题提出的新观点、新方法和新操作(陈振宇、姜毅宁 2023)。

将 2020 年视作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分界还因为一个标志性事件。2020 年夏,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预期与意外——汉语句法语义和语用的接口”的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近 30 人。该会议全面回顾了汉语预期与意外两大范畴的研究状况,重点讨论了当前所面对的问题和新的突破。会议讨论的内容既反映了过去两个阶段对预期研究的认识,即句法语义和语用的接口,也孕育了预期研究第三阶段的认知转向。

2.3 预期作为认知范畴研究阶段(2021 年至今)

2021 年前后,国内心理学界陆续介绍和引入国外认知科学关于预测加工模型的理论(王球 2021;李恒威 2021;苏佳佳、叶浩生 2021)。在语言学界,也有学者开始从认知角度探讨预期的深层机制。陈振宇、王梦颖(2021)提出预期的认知模型,其中有四个部分:条件(先有的知识状态)O、预期 $P(M|O)$ 、当前信息 $P(M)$ 和预期性(预期与当前信息的比较值)。陈振宇等(2022)用预期的认知模型进一步探讨了与(正)预期标记“果然”有关的问题。陈振宇、姜毅宁(2023)又把预期的研究范围扩大到语篇层面,他们指出,预期范畴研究的核心是语篇,预期语篇的分析需要借助预期的认知模型。李强(2023)则从社会心理视角分析了“怎么”句从意外到否定的用法实现过程。

与此同时,受到预测加工模型理论的启发,陆方喆、朱斌(2022)指出,预期不仅是语义语法范畴,更是整个认知过程的核心,知觉、注意、记忆、情感、推理等重要的心理现象背后都有预期驱动。作为人类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语言的生成和理解同样离不开预期。文章进而提出建立预期语言学的构想。

三 预期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

3.1 预期的定义与类型

2004 年前,尽管汉语学界已经用预期或预料、意料等术语,但没有给出这些术语的定义。吴福祥(2004)介绍了 Heine et al、Schwenter & Traugott 等国外学者关于预期的定义:是一种

与人的认识、观念相联系的抽象世界,通常与一定的社会常规、言谈事件中听说双方的知识状态以及特定的话语语境密切相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该定义被频繁引用。

出于理论建构的需要,近年来,汉语学界也提出了关于预期的定义,兹把代表性定义和作者罗列如下表:

表 1 汉语学界的预期定义

年份	学者	预期定义
2013	刘 林	预期是说话者或说话者以外的人对言语信息所做出的期待或预测。
2015	陆方喆	预期是交际主体对话语信息的先期认识,包括预知和预测,可能与实际相符或相反。
2017	单 威	预期是一个主观性概念,指的是言谈事件中交际主体或第三方对特定语境中相关的人、事物或事态发展趋势或结果的一种预料、设想或社会规约性的认识。
2018	郑娟曼	预期是说话者作出的假设或臆断。
2019	邓 霞	说话人或者主语对句子表达的命题或者事件所表现的“意料之中”或者“意料之外”的主观态度。
2021	陈振宇 王梦颖	预期表达的是某个认识主体的预先估计或希望等心理状态或主观态度。
2022	陆方喆 朱 斌	预期是一种心理行为,是认识主体对主客观世界的信念和愿望,可以影响主体的行为和决策。
2023	陈振宇 姜毅宁	预期是认识主体对事物真假、属性、价值等方面的预先认识或估计。它既可以针对某一对象,也可以针对某一言语活动。

以上各家对于预期的定义不尽相同,但都包含一些共同的基本要素,比如认识、主观、心理、预测等。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预期是说话者在话语产生之前就静态存在的信念、愿望、认识,还是在交际互动中动态生成的预测、估计、期望? 这些不同类型的预期是否可以用语言中的命题还原出来?

预期类型也是研究者们讨论的重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预期作出了多种分类。

首先,根据预期与现实是否相符,可以分为合预期和反预期,前者是现实与预期相符,后者是现实与预期相反。刘林(2013)、单威(2017)、陈振宇、王梦颖(2021)等学者把合预期称为正预期。齐沪扬、胡建锋(2006)指出新信息对预期信息来说还可能存在大体一致又不完全一致的情况,实际量超过预期信息量的为超预期信息量,低于预期信息量的叫负预期信息量。单威(2017)把违反预期或和预期在某方面不一致统称为偏离预期。陆方喆、朱斌(2019)则认为反预期用违预期来表达更为准确。违预期既包括方向上与原有预期相反(反预期),也包括量上超过(超预期)或不及(负预期)原有预期。

除了术语上的分歧之外,争论的焦点还在于是否存在无预期的中性信息。Dahl(2001)把语言成分传达的信息分为反预期信息、中性信息和预期信息。国内学者大多认同存在无预期信息,然而刘林(2013)认为,真正纯粹的完全不被预期的信息是不存在的,正预期和反预期具有绝对性,而中性信息则是一个相对概念。陆方喆、朱斌(2022)也认为不存在无预期的中性句。所有句子都与预期有关:或者表达预期,或者表达违预期与合预期。

其次,从预期的认识主体看,一般分为说话人预期、听话人预期以及听说双方共知的社会

共享预期三类。陈振宇、王梦颖(2021)则分为自预期、他预期、常理预期、上文预期、行为主体预期等。

最后,从预期的内容来看。郑娟曼(2018)提出所言预期和所含预期,前者不需要语用推理,后者需要。她指出,“我说呢”关联的是所含预期,“我说吧”关联的是所言预期,而“我说嘛”则可以关联两种预期。强星娜(2020)区分了无定预期与特定预期,前者可还原为特征句,语义上表达普遍属性,可包括社会常理、普遍真理、性能特征或惯常状况;后者对将来事件的实现有特定意向和期待。她进而指出“竟然P”成立的条件是存在无定预期,“偏偏P”成立的条件是存在特定预期,可还原为意愿或期待等言语行为,与P形成事理逻辑上的偏反关系。陈振宇、王梦颖(2021)有不同看法,他们将无定预期称为类指预期,与个体预期相对,并且认为“竟然”可以自由地用于类指预期和个体预期。而“偏偏”必须标记常理反预期,只能或主要用于个体预期。陈振宇、王梦颖(2021)还从情态的角度将预期分为能力预期、道义预期、认识预期和意愿预期。陆方喆、朱斌(2022)则将预期分为信念与愿望两大类。信念是指人们关于世界的心理状态或态度,即人们关于某事或某物的思想。愿望是“你想做什么或者想要什么”。陆方喆、朱斌(2022)的信念预期包括陈振宇、王梦颖(2021)的能力预期、道义预期和认识预期,而愿望预期相当于意愿预期。

预期的不同分类体现了研究者对预期的认识不断深入,也使预期研究的理论工具和研究视角愈发多样。

3.2 预期的认知模型与认知地位

预期研究进入第三阶段后,学者们开始思考预期背后的认知模型及在认知中的地位。陈振宇、王梦颖(2021)认为,预期的产生是因为认识主体对事件具有“可预见性”,可以采用主观概率来定义预期的认知模型。主观概率指语句中所反映的说话者对某一场景中某一对象的概率的主观认识或估测。他们将认识主体(信息接受者)在事前已获得的知识称之为知识状态,记为O;由O可以推测或预先估计出特定事件M的主观概率(或频率),记为 $P(M|O)$ 。从信道传给该主体的知识(当前信息)记为 $P(M)$,也就是主体当前感受到的信息中,对事件M的主观概率的表达。当“ $|P(M|O)-P(M)|$ ”约等于0时,预期与当前信息相符,称为正预期;当它显著大于0时称为反预期; $P(M|O)$ 约等于0.5(随机事件)时,事件是无预期的(中性信息)。从概率角度认识预期符合认知科学关于大脑的研究。杨玉芳(2020:340)指出,脑根据概率模型生成预期,将输入的感觉信息与预期进行对比,更新关于原因的信念。但是认知科学指的概率模型主要是贝叶斯概率,即大脑先根据经验进行预测(也就是先验概率),然后根据实践中观察到的和验证的内容调整其预期(后验概率)。贝叶斯公式为 $P(A|B)=P(B|A)*P(A)/P(B)$,意思是有随机事件A和B,在B发生的情况下A发生的可能性 $P(A|B)$ 等于在A发生的情况下B发生的可能性 $P(B|A)$ 乘以A发生的可能性 $P(A)$,再除以B发生的可能性 $P(B)$ 。陈振宇、王梦颖(2021)的认知模型并不属于贝叶斯公式,且他们关于 $P(M)$ 的定义与概率学的定义不同^②。周韧(2022)也提到预期的概率性,他指出,预期性的事件都是说话人认定发生的事件或高概率事件,而反预期事件都是低概率的。

^② 概率学中, $P(M)$ 是随机事件M独立发生的概率。而陈振宇、王梦颖(2021)的 $P(M)$ 是主体当前感受到的信息中,对事件M的主观概率的表达。但是在他们的分析中,把当前信息 $P(M)$ 等同为当前感受到的信息:(但)(竟然/偏偏)下起了瓢泼大雨。他们的 $P(M)$ 实际是当前信息,而不是主观概率。

当代认知科学认为,预期是整个认知过程的核心。知觉、注意、记忆、想象、推理、理解、决策等人类认知各方面表现的背后,是一个由预期驱动、对不确定性保持高度敏感的底层机制(克拉克 2020:VI)。陆方喆、朱斌(2022)介绍了认知科学关于预测加工模型的理论。该模型主张,大脑是一台预测引擎,在刺激到达感官前,大脑已经对其最可能具备的形态和内涵形成了假设,它需要加工的仅仅是实际感知与预期状态间的偏差(即预期误差)。同时,大脑会使用预期误差调整原有预期,以提高后续预期质量(Clark 2013)。基于此,陆方喆、朱斌(2022)认为语言的生成、理解、习得、演变都离不开人类大脑的预测功能。纷繁复杂的语言表象可以通过认知底层的各种预期操作(如合预期、违预期、预期更新、预期交互等)得到解释。

3.3 预期与意外、反意外

在预期研究中,不得不提的是关于意外范畴的研究。意外(mirativity/mirative)范畴本是类型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在早期研究中意外通常被认为是附属于示证范畴的一个特殊形式。直到 DeLancey(1997)首次提出意外是独立于示证的一个语法范畴之后,意外范畴才开始进入语言类型学家的视野。DeLancey(1997)指出,意外范畴的基本功能是标记对言者而言是新的或令人惊讶的信息,无论该信息是一手还是二手的。根据万光荣(2017),mirative 源于拉丁语动词 *miror*,意为“吃惊、惊讶、羡慕”,派生词是 *admiror*,相应的英语动词是 *admirative*,意为“羡慕、惊讶、想知道”。mirative 本义为惊讶,这有助于我们认识意外范畴的本质。

意外范畴引入汉语普通话研究的时间不长。陈振宇、杜克华(2015)较早关注到这一新范畴,他们集中讨论了意外范畴在整个汉语语法系统中的地位、功能与运行条件,论证了“意外”在疑问、否定、感叹之间语用迁移的中枢作用。此后,强星娜(2017)、万光荣(2017)、胡承佼(2018)分别撰文介绍了国内外关于意外范畴的研究,以及现代汉语意外范畴的实现形式。从已有研究来看,意外范畴与反预期的研究对象有较大重合,关于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强星娜(2017)指出,不是所有的反预期都表示意外;意外可以是反预期的,也可以是非预期的。胡承佼(2018)认为二者并非等同关系或包含关系。理由同样是意外可以源于反预期和非预期。那么非预期到底是不是反预期呢?在我们看来非预期也是反预期的一种,因为非预期 p 等于预期非 p ,如果现实是 p ,那么该现实反预期(预期非 p vs 现实 p)。比如我没有预期(非预期)路上会出现蛇等于我预期路上没有蛇。但现实是有条蛇,这个现实违反我的预期。所以我们认为,反预期包含意外。因为意外都是由反预期(包括非预期)引发的,而反预期不止产生惊讶情绪,还可以是悲伤(失去所期望的东西)、愤怒(预期不能达成或一再受阻)、厌恶(厌恶某人或某物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或特点违反主体预期)等情绪。

“反意外”是陈禹(2018)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他认为汉语存在与意外范畴相对立的“反意外范畴”,表达的是“在说话人意料之中,或者打消听话人意料之外”,该定义可以分为两段:(a)说话人意料之中,(b)听话人意料之外的逆反。典型的标记有“还不是”“罢了”“而已”等。自2018年以来,陈禹发表了一系列反意外的文章,相继论证了“只不过”“不就 X 了”“无非”等具有反意外表达功能,在国内语法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反意外范畴是预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根据其两段定义,可概括为合说话人预期(说话人意料之中),但反听话人预期(听话人意料之外的逆反)。反意外其实体现的是预期的意向性和交互主观性,即说话人预期到听话人的反预期,并表示这不值得意外。

不过作为一个术语,“反意外”还有可商榷之处。首先,“反”是违反、相反义,“意外”是意料之外,那么对意料之外的否定应该是意料之内,也就是合预期。所以陈禹(2018)把“果然”也看

作反意外标记。而学界一般认为“果然”是合预期标记。另一个问题是,反意外的前提是存在意外(惊讶)。陈禹(2021)认为,如果听话人表现出意外,而说话人认为对方不必意外,说话人对听话人意外的事实与应该不意外的评价的冲突构成一类反意外。句末“不就 X 了”就具有这类反意外特点。可是很多情况下,听话人并没有表现出意外,说话人还是可以用“不就 X 了”。比如某人意料之中地丢了一万元,当事人丢钱后可能只有悲伤情绪而非惊讶。但旁观者同样可以说,“再赚不就好了”,此时旁观者是劝说当事人别难过,而不是别意外。如果丢钱人本来就没有意外,说话人又怎么反意外呢?其他反意外标记,如“还不是”“而已”“罢了”等等也存在这个问题。另外,还要区分能表达反意外的结构是可以独立衍推出反意外义的非寄生性手段,还是由其他范畴蕴含的寄生性手段。不能把寄生性手段的反意外当作某些语言结构的核心用法。

四 预期与语言学其他范畴的互动

语言学其他范畴的研究也常利用预期与反预期的概念。除了与预期关系最为密切的语气和情态范畴之外,预期也常见于以下几个范畴的相关研究。

4.1 预期与量范畴

预期研究兴盛之前,汉语学界就已经注意到主观量与预期的关系。陈立民(2005)用预期对“就”和“才”的主观量进行分析:二者共同的语义特征是表示实际偏离预期,但二者显示的方向刚好相反。“就”表示实际在时间上先于预期,或者在数量上少于预期。“才”表示实际在时间上后于预期,或者在数量上多于预期。此后,邓川林(2018)、范晓蕾(2021)也用预期分析了“就”与“才”的主观量异同。在主观量的研究中,学界已基本达成如下共识:主观量的本质应是当前信息对量的表述(实际量)与说话人预期中的量(预期量)之间的比较(张耕 2022)。

汉语数量名结构的研究中,也常常用到预期与反预期。王长武(2015)指出,“一个 X,Y”构式中,“一个 X”与“Y”之间形成常态关系(如“一个男人,总不能同时有两个正常的妻子吧。”)和异态关系(如“一个小小的平原县,竟拥有一百八十多万人。”)两种类型,前者倾向针对特定个体宣扬普遍道理,后者具有表达反预期信息的语用功能。常态关系就是预期或合预期,异态关系则是反预期。史金生、李静文(2022)从主观量和预期的角度讨论了“一个 X”类构式负面评价的形成机制,认为主观极量与预期偏离的相互配合是构式负面评价功能的主要形成机制。赵彧(2021)认为,反情理中的“形容词+(的)+数量名”是激活情理的提示语,语用上可以将其看作反预期触发语,具有组篇功能,形成反预期语篇结构。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什么在后续句的情况下,“一量名”结构能产生反预期义。

4.2 预期与时体范畴

谷峰(2014)指出,反预期标记与过去时、直陈语气相和谐,与将来时、虚拟语气相斥,并指出以往的研究并未考虑人称、时体、语态等参数。事实上,在时体研究中也不乏预期和反预期的使用。郭晓麟(2018)认为起始体“V 上”的核心语用意义为“意外”。李思旭(2022)以及李思旭、庞金珍(2022,2023)考察了“一眨眼”“蓦然间”“突然间”等一系列短时义副词,发现它们都能表达反预期或出乎意料义。

从世界语言范围而言,完成体或完整体构式很容易被分析为意外构式(DeLancey 2001)。Li & Thompson(1981:268-269)提出句尾“了”可以报道不寻常事情的发生,说话人用“了”表达与我们通常预期相反的事件。Zhang(2013)指出当“了”出现在表示稳定性质的形容词谓

语(individual-level predicates)后,相当于一个意外范畴标记,如“绳子短了三公分”可表达非预期义。Aikhenvald(2012)也指出,聚焦于现时相关性的完成体即使在不兼表示证用法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意外用法。汉语也发现类似情况。许诺(2015)指出,副词“已经”出现的上下文中通常存在或隐含某种预期信息而实际情况或判断与预期信息相反或者不符,通过凸显事实的已然发生来否定未发生的预期,从而实现反预期用意。刘永华(2017)发现完成体副词“已然”是超预期量信息标记,其语用功能是表达新信息量不仅达到了预期量,同时还超过了预期量。盛益民(2022)发现绍兴方言的完整体标记“上”寄生表达反预期语义。

陈前瑞(2018)指出,古代汉语副词“曾”具有两种不同的读音,分别表示反预期和经历体的用法。在跨语言材料中反预期和经历存在双向演变路径,且其间可能存在不同的演变环节。这说明反预期与经历有密切的语义联系。

4.3 预期与态范畴

态范畴(voice)可分为主动态和被动态,汉语“把”字句和“被”字句通常被视为表达主动态和被动态的句式。张谊生(2005)认为“把+个+NP+VC”这种结构主要表达由于某种特定情况导致的异常情态或结果。张则顺(2017)指出,意外型“把”字句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有主语或能补出主语的,基本格式为:A把B V[处置/致使]R[意外],构式义表示A(意外地)处置或致使B;第二类意外型“把”字句中没有主语也无法补出主语,基本格式为:把个B V[意外]R[意外],构式义表示(意外地出现)B的某种行为或状态。颜力涛(2016)发现汉语的被字句有“预期偏离”义,其预期偏离主要是偏离说话者或被叙述对象的预期,没有偏离受话者预期的情况,在类型上主要有目的预期偏离、情理预期偏离、背景预期偏离、心理倾向性预期偏离、满足性预期偏离、超预期量信息等几种。

4.4 预期与人称范畴

人称代词的使用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很多时候表现为预期的契合或悖反。韩蕾(2009)发现,“人称代词+称谓”序列的主要功能是针对某种预期直接悖反,或者间接地进行反预期。李文浩(2016)指出,同位复指式“人称代词+一个NP”并非类指,而是表示类同的个体指。该构式经常出现于反预期语境,即事实上人称代词所指对象往往是所在范畴的非典型成员。殷志平(2022)认为,“人称代词_单+一个NP”赋予“人称代词_单”所指对象以NP所指对象的身份,构建基于NP所指身份属性的预期;而句子中VP描述的行为属性与这种行为属性预期之间存在契合和偏离。

4.5 预期与事实性范畴

预期是人的主观信念或愿望,属于可能世界。邓霞(2019)明确指出,预期的语义实质就是说话人通过预期触发语将一个命题置于非现实的可能世界中,因此预期都是非现实的。章敏(2016)较早注意到反事实与反预期的对立关系,她指出,反事实的识解过程与反预期恰恰相反,前者表达“最终没有发生”的事件,后者则表达已然发生的事件。邓霞(2019)也持相同观点,她指出反预期和反事实都是表达可能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不一致,但是对两者进行识解的思维过程正好相反。

认识到预期与现实/事实对立以及反预期与反事实对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一方面,有助于对具体结构的分析。陈振宇、姜毅宁(2019)考察了“应该/该/必须XP”类格式的事实性,指出自反预期和强调(他反预期)是控制事实性解读的两个关键节点:在自反预期时,肯定情态句得到反事实解读,否定情态句得到事实解读;在强调(双重反预期/他反预期)时,肯定情态句

得到事实解读,否定情态句得到反事实解读。另一方面,也促使研究者从宏观层面重新看待语法系统。陆方喆、朱斌(2022)指出可以把句子分为三大类:预期句、合预期句和违预期句。预期句相当于传统分类中的非现实句,包括反事实句^③、假设句、条件句、祈使句、疑问句等。合预期句和违预期句都是现实句,表达预期与现实的合违情况。一个句子或者表达预期,或者表达合预期与反预期。

综上,预期与语言各个主要范畴均有紧密联系。预期研究绝非仅论证一批反预期/意外标记那么简单。预期能够贯通语义、语法、语用和认知等各个层面,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和理论价值。

五 汉语预期研究的未来展望

汉语预期研究历经80年,成果丰硕。尤其是近20年来,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理论建构日趋成熟。预期研究已经突破单纯的句法语义与语用的接口研究,开始深入到认知底层,将预期理论应用于语言研究具有广阔的前景。我们认为,未来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拓展:

(1)继续探索预期在汉语语义、语法、语用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如前所述,这部分已经积累了不少成果,但还有可开拓的空间。比如语义研究中的肯定、否定、虚拟、递进、因果、期盼、庆幸等与预期、反预期的关联是什么?语法研究中如何用预期理论解释和重构对主语、谓语、句类、句式等不同语法成分和结构的认识?语用研究中的新一旧信息,预设—焦点,话题—述题、指称(有定—无定)等重要概念如何用预期、反预期重新解释?

(2)以汉语预期研究为基础,构建具有普通语言学意义的预期理论。中外语言学家已注意到预期/预测在语言交际中的重要价值。据罗仁地、潘露莉(2002),Sperber & Wilson在《相关理论》中指出,诠释语言信息传达的过程包含两个方面:Ostension“显示信息传达意图的动作”和inference“推测/推论”。信息接受者要对信息传达者的“动作”进行“推论/推测”,而信息传达者在做出“动作”之前也要先对对方进行推测/推论的能力进行推测,之后,信息传达者就会选择最适合对方推测/推论能力的“动作”。Sperber & Wilson所说的“推测”其实就是预期/预测。罗仁地(2023)指出,交际的关键机制是溯因推理法,就是推测对方交际行为的目的。而从汉语的现有研究来看,预期贯通语义、语法、语用、认知等各个层面,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非常适合作为核心概念构建一整套系统的语言学理论。目前已有学者提出初步构想,但要形成理论体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3)基于预期的汉语跨学科研究。最近十几年来,以预测加工模型为代表的预测心智观日益受到哲学、心理学等领域专家的重视,有望成为未来认知科学的新范式(董达、陈巍2022)。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规模语言模型的核心技术原理是基于转换(transformer)的生成式预训练模型,它采用下一个词预测(next word prediction)的方式进行无监督生成式预训练,从而获得文本生成的能力(钱力等2023)。无论是认知科学还是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都将预测/预期置于核心地位。如果基于预期进行语言研究,就有更多可能与当代认知科学、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等交叉结合,开展跨学科研究。比如面向人机交互的反预期语音与表情多模态识别,基于预期的语言生成和理解的脑神经网络研究,同声传译的概率预期模型等。

^③反事实句表达的是说话人预期,可视为预期句。其表达的预期与事实相反,比如“要不是你帮忙,我就输了”,“我输”是说话人的预期,该预期与事实相反。

参考文献

- 陈鸿瑶 2010 现代汉语副词“也”的功能与认知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陈立民 2005 也说“就”和“才”,《当代语言学》第1期。
- 陈前瑞 2018 试论“曾”的反预期与经历义的演变关系,《古汉语研究》第2期。
- 陈禹 2018 作为反意外范畴标记的“还不是”,《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陈禹 2021 句末“不就X了”构式的形义表现与反意外功能——兼论反意外与意外、解一反预期以及反问之关联,《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陈振宇、杜克华 2015 意外范畴: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当代修辞学》第5期。
- 陈振宇、姜毅宁 2019 反预期与事实性——以“合理性”语句为例,《中国语文》第3期。
- 陈振宇、姜毅宁 2023 预期语篇的复杂性及分析方法,《长江学术》第2期。
- 陈振宇、王梦颖 2021 预期的认知模型及有关类型——兼论与“竟然”“偏偏”有关的一系列现象,《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
- 陈振宇、王梦颖、姜毅宁 2022 再说“果然”——与(正)预期标记有关的问题,《当代修辞学》第2期。
- 邓川林 2018 “就”“才”的量级构式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邓霞 2019 现代汉语预期范畴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董达、陈巍 2022 预测加工:走出两代认知科学的历史僵局,《心理科学》第1期。
- 范晓蕾 2021 《普通话“了₁”“了₂”的语法异质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谷峰 2014 汉语反预期标记研究述评,《汉语学习》第4期。
- 郭晓麟 2018 意外:起始义“V上”的语用意义,《汉语学习》第4期。
- 韩蕾 2009 “人称代词+称谓”序列的话题焦点性质,《汉语学习》第5期。
- 胡承佼 2018 意外范畴与现代汉语意外范畴的实现形式,《华文教学与研究》第1期。
- 姜毅宁 2023 汉语预期范畴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载陈振宇、倪兰主编《预期与意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克拉克 2020 《预测算法——具身智能如何应对不确定性》,刘林澍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 李恒威 2021 心智的生命观:从实用主义到预测心智,《社会科学战线》第9期。
- 李强 2023 从意外到语用否定:社会心理视角——以“怎么”句为例,《汉语学报》第2期。
- 李思旭 2022 短时副词“一眨眼”的语义、时体特征及词汇化,《汉江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
- 李思旭、庞金珍 2022 短时副词“蓦然间”的语义、时体特征及词汇化,《枣庄学院学报》第6期。
- 李思旭、庞金珍 2023 短时副词“突然间”的语义、时体特征及词汇化,《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
- 李文浩 2016 也谈同位复指式“人称代词+一个NP”的指称性质和语用功能,《中国语文》第4期。
- 李先银 2009 “X+V”与“V+X”的语序考察,《黄冈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
- 廖秋忠 1992 《廖秋忠文集》,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刘林 2013 现代汉语焦点标记词研究——以“是”、“只”、“就”、“才”为例,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刘焱 2009 反预期信息标记“别看”,《汉语学习》第4期。
- 刘永华 2017 完成体副词“已然”的超预期量信息标记功能及来源,《励耘语言学刊》第1期。
- 陆方喆 2014 反预期标记的性质、特征及分类,《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6期。
- 陆方喆 2015 现代汉语反预期标记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陆方喆、朱斌 2019 语言中的超预期信息与超预期范畴,《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陆方喆、朱斌 2022 论预期语言学的构建:理论假设、核心概念与研究价值,《关东学刊》第6期。
- 陆俭明 1989 说量度形容词,《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 罗仁地 2023 以人中心:交叉研究的必然走向,《语言战略研究》第3期。
- 罗仁地、潘露莉 2002 信息传达的性质与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的发展,《中国语文》第3期。

- 吕叔湘 1944 《中国文法要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
- 马 真 1983 说“反而”，《中国语文》第 3 期。
- 彭利贞 1997 无关联词转折复句的形式标记，《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 齐沪扬、胡建锋 2006 试论负预期量信息标记格式“X 是 X”，《世界汉语教学》第 2 期。
- 钱 力、刘熠、张智雄、李雪思、谢靖、许钦亚、黎洋、管铮懿、李西雨、文森 2023 ChatGPT 的技术基础分析，《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第 3 期。
- 强星娜 2017 意外范畴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6 期。
- 强星娜 2020 无定预期、特定预期与反预期情状的多维度考察——以“竟然”“偏偏”等为例，《中国语文》第 6 期。
- 单 威 2017 现代汉语偏离预期表达式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沈家煊 2002 如何处置“处置式”？——论把字句的主观性，《中国语文》第 5 期。
- 盛益民 2022 语义范畴的寄生表达——以绍兴方言体标记“上”寄生表达反预期语义为例，《当代语言学》第 5 期。
- 史金生、李静文 2022 “一个 X”类构式的负面评价功能及其形成机制，《语文研究》第 1 期。
- 苏佳佳、叶浩生 2021 “生成认知”、“互动理论”与“预测加工模型”——“他心问题”的新思考，《心理科学》第 6 期。
- 孙洪威 2013 反预期标记“别说”，《社科纵横（新理论版）》第 1 期。
- 唐 敏 2009 副词“还”的“反预期”语用功能及“反预期”的义源追溯，《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 万光荣 2017 惊讶范畴：类型学研究的新领域，《语言科学》第 6 期。
- 王长武 2015 试析表主观评价的“一个 X，Y”构式，《汉语学习》第 3 期。
- 王 力 1985 《中国现代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林哲 2018 现代汉语意外情态范畴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王 球 2021 预测心智的“预测”概念，《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9 期。
- 吴春仙 2001 “反而”句的语义逻辑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4 期。
- 吴福祥 2004 试说“X 不比 Y · Z”的语用功能，《中国语文》第 3 期。
- 武 果 2009 副词“还”的主观性用法，《世界汉语教学》第 3 期。
- 项开喜 1997 汉语重动句式的功能研究，《中国语文》第 4 期。
- 辛永芬 2006 “多+V”和“V+多”语序的认知解释，《汉语学习》第 5 期。
- 邢福义 1985 “越 X，越 Y”句式，《中国语文》第 3 期。
- 许 诺 2015 谈“已经”的反预期语用功能，《汉语学习》第 1 期。
- 颜力涛 2016 汉语被字句的“预期偏离”义，《语文研究》第 3 期。
- 杨玉芳 2020 《语言理解——认知过程和神经基础》，北京：科学出版社。
- 殷志平 2022 再谈“人称代词_单+一个 NP”的语法性质和语用功能，《当代修辞学》第 4 期。
- 尹洪波 2011 “并不”中“并”的功能，《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 俞咏梅 1999 论“在+处所”的语义功能和语序制约原则，《中国语文》第 1 期。
- 袁毓林 2006 论“连”字句的主观化表达功能——兼析几种相关的“反预期”和“解—反预期”格式，《中国语言学》第 253 号。
- 袁毓林 2008 反预期、递进关系和语用尺度的类型——“甚至”和“反而”的语义功能比较，《当代语言学》第 2 期。
- 张伯江主编 2022 《中国语言学年鉴 202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张 耕 2022 现代汉语主观量的表达机制及其实现条件，《世界汉语教学》第 2 期。
- 张谊生 2005 现代汉语“把+个+NP+VC”句式探微，《汉语学报》第 3 期。
- 张云峰 2008 “美女也愁嫁”中“也”字的逆接，《修辞学习》第 1 期。
- 张则顺 2017 和谐律管制下的“把”字句，《汉语学习》第 5 期。

- 章 敏 2016 现代汉语中情态指向的反事实句研究,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赵 彧 2021 情理违背与“形容词+(的)+数量名,S”的语用功能,《汉语学报》第 4 期。
- 郑娟曼 2018 所言预期与所含预期——“我说呢、我说嘛、我说吧”的用法分析,《中国语文》第 5 期。
- 周 韧 2022 概率、预期和管控三项特征下的“恰好、恰恰、恰巧”辨析,《世界汉语教学》第 2 期。
- 周兴志 1986 “果然”、“竟然”逻辑特性探微——兼谈假说分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 期。
- 朱德熙 1959 说“差一点”,《中国语文》第 9 期。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12 The essence of mirativity. *Linguistic Typology* 16(3):435—485.
- Clark, Andy 2013 Whatever next? Predictive brains, situated agents, and the future of cognitive scienc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6(3): 181—204.
- Dahl, Östen 2001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life cycles of constructions. *RASK-Internationalt Tidsskrift for Sprog og Kommunikation* 14(1):91—134.
- Delancey, Scott 1997 Mirativity: The grammatical marking of unexpected information. *Linguistic Typology* 1(1): 33—52.
- Delancey, Scott 2001 The mirative and evidentiality. *Journal of Pragmatics* 33(3):369—382.
-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 Friederike Hü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i, Charles N. &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perber, Dan & Deirdre Wilson 1996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2nd ed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Zhang, Niina Ning 2013 Encoding unexpectedness by aspect inflection.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39 (1):23—57.

A review on eighty years of expectation research on Chinese: Theory evolution and future prospects

LU Fangzhe

Abstract The article summarizes and reviews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us of the study of expectation on Chinese since the book *Outline of Chinese Grammar*. The article divides the study of expectation on Chinese into three stages, i.e., expectation as a temporal working conception (1944—2003), linguistic category (2004—2020), and cognitive category research (2021—present), and then summarizes and comments on the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of each stage. The article explor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study of expectations, including the definition, nature, types of expecta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ectations and mirativity, as well as counter-mirativity. It also reviews research achievements related to expectations in other linguistic categories. Finally, several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future study on expectation.

Keywords Chinese; expectation research; review; linguistic category; cognitive category

(陆方喆 430079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
(责任编辑 高晓虹)